



他们的对手 是女性

张存 著

夏 出 版 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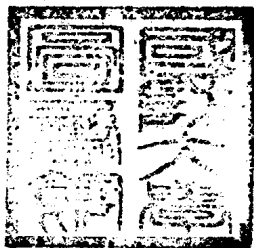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4 4045 5

他们的对手是女性

董 保 存

Annex



华夏出版社

1986年·北京

他们的对手是女性

董保存

•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2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1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5,000册

书号: 10484·003 定价: 1.05元

引 子

队伍进村的时候，太阳早躲到西山后头避风了，胡同里，不见人影，只有北风打着呼哨儿，清扫着街上的杂草和尘土。来迎接队伍的，只有村里的几个干部。这与老区迎接部队的场面相比，实在是太冷清了。

队伍放下背包，等着打前站来号房的事务长分配住房。这当儿，从北面胡同口被风吹出来一个白衣女人。她的出现，吸引了“特功营”·全体人员的目光。

白衣女人的个头儿很高，尽管冬天穿着棉棉囊囊的，也还能看出是个比较苗条的女人。她不象一般的女人，见了队伍躲着走。而是来到了队伍前面，一个一个地看着列队的军人。

这叫营长马杰好不惊异。当兵八年，走过的地方不能算少，还没遇上过这样的女人。她在队前不慌不忙地走着、看着，简直象司令员检阅队伍、看望战士。

他忙问村里的干部，干部只是说：“疯子，甭理她。”

白衣女人很快走到马杰的前面。马杰看到了一双有些呆痴的眼睛。若不是眼睛呆痴，这该是怎样一张生动、富有魅力的脸。细长的眉毛，黑黑的眼睛，恰到好处的鼻子，微微噙动

• 特功营是人们对这个立过特等功的营的俗称。

的嘴巴。头巾包藏不住浓黑的秀发。她不惧怕马杰的目光，直勾勾地看马杰，看得马杰不敢再看她。

从马杰身边走过，她喃喃着：“不是，都不是……”

马杰看着她的背影，不觉产生一丝怜悯：多可惜的年龄啊！她的个子真高，差不多和马杰“平起平坐”。

马杰悄声问村干部：“她是怎么疯的？”

“咳，说来也怪可怜的。头一天过门，第二天她男人就不见了。她说是找咱们的队伍去了，村里没别人证明。一去七、八年不见踪影，就是到了咱们的队伍上，也该有个信儿啊！没人证明，当然就不能把她当成抗属啊！她想男人想得魔魔症的。唉，女人……”

说的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马杰的心里象被什么扯动了一下。倏地，他想起自己的女人来了。他也是新婚就跑出来的，参军后南北转战，无法和家人联系，恐怕也有七、八年失去音讯了。哦，妻子会不会也象她一样，疯了、傻了，呆了、痴了呢……

他不由得又看看白衣女人。她还在队伍里寻找着。战士们用不解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。

……

“二连，跟我来。背背包，立正！向右——转，跑步——走！”

“三连，跟我走。立正！向左——转！”

房子很快划分好，战士们开始担水、扫院子。村里传来水桶的响声，这时村里才象有了些生气。

营部住进村中间的一座四合院里。这是个开明地主的私宅。据说地主在北平城里开了个买卖，这里的房产没往城里

搬。马杰的神情有点恍惚，坐在炕沿上，直愣神儿。通信员烧来洗脚水，问：“营长，不舒服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”他掩饰一下。动手洗起脚来。

这时，外面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叫。男人的喊叫声，女人的哭泣声，直冲马杰的耳鼓。

他擦把擦把脚，站起来，走出屋门。

月亮升起来了。皎洁的月光下，疯女人的一身白衣服更加显眼。另外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，正在拖她。

“回去！赶快回去！”

“再跑出来砸断你的腿！”

疯女人只是哭，抽泣，就是不肯走。

悲悲切切的哭声，深深地刺痛着马杰的心。他忍不住走上前去，问：

“老乡，怎么回事？”

一个军人来过问这件事，使得正拖白衣女人的人松了手。

一个上岁数的女人说：“黑天了，她还不肯回家，我们把她弄回家去。”

白衣女人一把抓住了马杰的裤脚，说：“八路军同志，八路军同志，帮我找找我的常玉林吧！他就在你们队伍上。帮我找找吧！”

这倒叫马杰难办了，是扶白衣女人，还是劝别的人？

“八路军同志，帮我找找，帮我找找……”

马杰又是一阵冲动。即使她是个疯得啥事不懂的女人，也不能对她施用暴力。他怀疑死拖她的那个男人，跟她有无血缘关系，若有，哪能往死里拖。

他对另外的三个人说：“这样行不行，先让她到我们屋里歇一歇，暖暖和，等一会儿平息下来，你们再弄她回家。”

三个人见这个军人的态度很诚恳，也就同意了。

马杰扶起白衣女人。说来也奇了，她没有哭闹，很顺从地跟着马杰进了他们住的屋子。

“天这么冷，快烤烤手。”

马杰招呼他们坐下。白衣女人的眼里没有呆滞，而是滴溜转着，看这看那。最后看着马杰的军帽，眼睛不动了。

马杰摘下帽子，看不出与别的军帽有何不同的地方。黄颜色，帽耳挽在上头，别帽徽的地方有两个扣儿。他把帽子扬一扬，说：“我这帽子怎么了？她干嘛死盯着我的帽子。”

一个老太婆说：“她又要犯病了。”

老汉说：“同志，让我们回家吧，她犯起病来，可了不得，说不定给你们砸什么呢！”说罢起身要拖白衣女人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白衣女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冲向马杰，双臂紧紧地抱着他，“嘻嘻嘻嘻……”笑了起来。

这叫马杰好不惊慌。疯子，真是一个疯子。推不开，扒她的手也扒不开，她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儿！

“常玉林！你就是常玉林啊！你叫我等得好苦哇！你没良心啊……”

白衣女人说着，哭了起来。另外的三、四个人都冲来拽她，硬是扯拽不开。

营里的几个干部来开会，见到这情景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马杰用尽全身力气，推开了白衣女人。白衣女人的三个

亲属，象抓逃跑的囚犯一样，死死抓住她，往门外送。白衣女人不肯走，使劲喊叫着：

“常玉林，你没良心啊……”

“常玉林，你不认我了呀……”

恰在这当儿，团里的鲍副团长也赶来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马杰没有回答，而是听街上传来嘶哑的喊声：

“常玉林，你不认我了呀……”

“你没良心哪！……”

等他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告诉了鲍壮副团长和营里的干部之后，大家谁也没说话。马杰只说了一句：“但愿她的男人还活着。”

这短暂的一幕，很快过去了。马杰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白衣女人，竟然会影响到他不能进北平。

哦呀呀，进北平啦，不易，打了八年抗战，三年的“反顽”，到了北平，和平解放，谁不想进北平？谁不想去看看紫禁城、金銮殿？“逛逛万寿山，死了也不怨”。围城的几十万部队，都把进北平看成了一件比攻城更加光荣的任务。

中央选来选去，选中了马杰所在的部队，让他们进城执行警备任务。这消息传来，干部战士的心情难以用语言形容。随之而来的是一个“评入城资格”的活动。——他们列出了七条八项，把每个干部、战士拉过来，一条一项地加以对照。张三打过俘虏，对不起，不得入城。李四群众观点差，懒，不愿给驻地老乡挑水，也不成，不能进北平去丢人现眼……

过了筛子又过箩，挑来拣去，把有点毛病的人都挑了出来。就是没毛病的，也得用放大镜照着，看你身上有没有“污点”，有没有疤痢。

马杰听说有人向团里反映了一个问题，说他“思想问题复杂”，“有接近妇女的行为”。其根据就是那天晚上把白衣女人引进屋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马杰把手往桌上一拍，说：“他娘的蛋！我知道是哪个小子胡乱反映的。”

这个问题提出后，马杰的入城资格当然就成问题了。响当当硬梆梆的“特功营”营长，到了北平城跟底下，居然没有资格进城，你说窝火不？他真想找鲍壮副团长去论论理，问问他有点良心没有。

恰巧，独臂师长到特功营来检查入城准备情况，马杰朝他发了一通牢骚：

“师长，我们跟着你也有六、七年了吧，眼看着北平解放了，也该放我们回去看看老婆了吧！”

“马杰，你小子来什么劲？刚解放了北平就想回家，还有大半个中国没解放，你这种脑筋要是影响了战士，我才跟你算帐哩！”

马杰做出一副哭相，说：“师长，想想也真够冤的，打了半天仗，到北平了，也没有能去看皇宫、煤山。回去后跟村里人们一说，他们准说我是盖着门扇睡觉——怨（挽）不过边来。”

“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甬转着弯子给我上眼药。”师长坐在炕沿上，不动声色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马杰可抓住诉苦的机会了，一五一十，将那天的经过摆了一遍，说：“师长，我马杰怎么样，你们还不知道？我是那种人

“吗？”

“那件事，你处理不妥当。这要承认。”师长用他的右手把左胳膊的空袖子往衣袋里塞一塞，很严肃地说：“你的感情，你的心思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马杰心里一热，说：“准是鲍壮向你们反映的。我对他有意见。”

“谁反映的，你不要打听，也没必要打听。向组织上反映问题，还是好的。进北平和进一般的小城镇有很大不同哟，必须严格一点。”

师长不让马杰往下说。马杰心里还是不舒服。

“我可以给你做‘保’。你要给我保证，进城以后，你的特功营，不允许出任何的差错。出了问题，我就找你马杰。”

马杰点了点头。

师长坐着小汽车往八大处方向走了。当天晚上，“特功营”接到通知：明天（一月三十一日）从西直门入城，到北海旁边的旗坛寺受领任务，负责警卫两个重要目标，六国饭店和太庙。

同时，也接到一纸命令：

三营直属师部指挥。

鲍壮兼任“特功营”政委•。

马杰看完命令，哭笑不得。入城了，还委以重任，当然该高兴。为啥偏派个鲍壮来当政委？这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吗？

• 当时独立营设政委，不设教导员。

第一章

马杰刚刚从“六国饭店”回到驻地，就听院里有吵嚷声。一个穿翻毛皮大衣的女人，闯进了“特功营”的营部。这是什么皮大衣啊，象虎皮不是虎皮，象貂皮不是貂皮，黄黑夹白，白中有黑毛。衣服和帽子仿佛用一个兽皮所做，一模一样的颜色，一模一样的花纹。

“长官，长官！”

她急呼呼地叫着，往屋里闯。通讯员拦都拦不住。

鲍壮迎了出来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见鲍壮迎出来，马杰顿住脚，从窗户往外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，他……王巡警欺负我，赖在我家里不肯走，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”

马杰看到了那张带有乞求神色的脸。他一惊。揉揉眼睛，他怀疑自己的眼睛花了。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鲍壮问。

“就在对面。你们快帮我把他赶走吧！”

“好大的胆子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！”鲍壮朝通信员一摆手，回头朝屋里的马杰喊一声：

“马营长，我到对面去看看。”

他们走了，马杰望着翻毛皮大衣女人的背影，心里说：太

象了，会是她吗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她怎么会跑到北平来？不可能！眼睛没有花，自己也没有做梦，她是个活生生的人，说不定就是她！

马杰很快推翻自己的想法。她不会出现在这里，事情不会有这样蹊跷。都是因为不打仗了，才会有这份闲心来胡思乱想。枪林弹雨里头，也没顾上想她，停火才几天，进城才几天，就有这些胡乱念头，真该打屁股。

他努力排遣这念头，谁知越是这样，这个念头也就越缠住他，死死地缠住他。

屋里没有别人，他摸出旱烟叶，从衣袋里找出张纸，卷起一个喇叭筒儿。美美地吸上一口。旱烟呛他咳了两声。他进城前要戒烟，副营长车达说：“我敢保险，你那烟，戒不掉的。”真叫他说中了，这个“靛子”！

他很想追出去，仔细看看那个女人，扳着她的头，认认是不是自己的妻。他没能去追，一是因为这事情太巧，二是因为有鲍壮。事情太巧了，让人难以置信；鲍壮在场，容易让他产生怀疑。人言可畏，这也是马杰深有体会的四个字。特别是有关男男女女的言传，在军队中最容易毁掉一个人的名誉。

说来也真怪，昨天晚上，睡下之后，他怎么也想不起妻子是个什么模样了。妻子仿佛只是一个女人，一个抽象的女人，鼻子什么样？眼睛有多大？脸上有什么记号？他统统想不起。咳，为什么没有张照片呢。要有张照片，拿出来看看，不就想起来了……

刚才那个女人，不正是妻的“照片”吗？象，太象了。而且正是妻子离别时的模样，似乎比离别时更加水灵了一些，——

他心目中的妻，应该是这个样儿。当然，妻不可能穿一件“里外发烧”的翻毛皮大衣。她穿不起，也不可能穿，她不是那种好吃好穿的人。

他特别想妻子。七年多来，第一次这样想，想得有点发狂。为什么？他心里明白，还不是因为和平解放了北平，又在这过去的皇宫禁地上执勤，鼻子不再闻手榴弹爆炸的火药味儿，耳朵不再被炮弹震得嗡儿嗡儿直叫，肚子不再饿得前心贴后心，眼睛不再看敌人和战友的尸体……仗打长了，特别希望有一段安宁的日子。有了安定的日子，看到别人跟妻子、孩子一块儿热热乎乎地生活，他便想起了妻子。人嘛，谁没有七情六欲！

他想到了和妻子离别时的场面。

也是风清月冷的冬夜。他给妻子劈了好多好多的柴，把炕烧得滚烫滚烫，又借着月光，挑起水桶去担水。妻从屋里追出来，抓住扁担，说：“都这么晚了，明天再担吧。”

“明天还有明天的事。”

妻拗不过他。他吱哑吱哑地担着水桶走了。

吱哑吱哑的声音，远了又近，近了又远。水缸挑满了，他又挑来两桶，放进屋里。

新婚只有四个月的妻，在屋里等他。他带着一身冷气，进屋后，呵呵手，说：“敏……”

妻不解地看着他。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要走了。”

他终于说出了这四个字。妻哪里知道，他是“在党”的人，党决定从根据地抽调一批骨干，到新区去开展工作，结婚前就

已经定了的，为了掩人耳目，组织上让他不动声色地“娶媳妇”。起初他不同意，这时候把人娶到家里，不等于让人家守活寡吗？他不干。可是，家里有老母，眼看就爬不动搂不动了，不娶个媳妇谁来照应？他心里矛盾极了，没有办法，只有这样。反正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，以后慢慢给她解释。

当他和并不很漂亮的妻子同床共枕以后，他心里更加不安。有了这种关系，就要负责的，你一走了之，负什么责任。他想把心里话对妻子说，但组织上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。

新婚燕尔，该是如胶似漆，甜甜蜜蜜。他却是在极端矛盾的心情中度过，度日如年啊。脑子里不停地打架。一直打到那个晚上，他才决定告诉妻子。

妻子惊呆了。她没有问马杰为什么要走，要到何处去，而是低头哭了。口里喃喃道：“我配不上你，我配不上你……”

“别哭，叫妈听见。”

妻捂住嘴巴，却不能捂住眼里渗出的泪水。

“不是你配不上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把这个家交给你了。你要伺候好咱妈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”

妻忍住泪水，哽噎着：“你放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老人的。有了空儿，给家里捎个信儿。”

没想到妻子会这样的通情达理。他感激地抱住妻子，使劲亲了亲她……

妻子没有用泪水为他送行。他深深地感激妻子。他也没有预料到，到新区不久，全部抗日骨干都补充到了队伍上。队伍过海到了东北，又转战到华北，一离家便是七年多。给家里捎过几次信，也毫无回音。

七年多，不知老母是否还健在，也不知妻子是不是还在等自己？戎马倥偬，顾不上想这些，现在，他不能不想了，思乡想亲人的情绪，缠绕着他，揉搓着他的心。刚才看到一个酷似妻子的人，他怀疑自己的视觉。

他走到门口，想再见到那女子，验证一下。刚往门外一探头，一阵北风吹来，险些把他的军帽吹走。他正正帽沿，摸一摸臂上的“平警”臂章，走出了院门。

对面的马路边上，鲍壮和通信员正训斥一个身穿黑衣服的人：

“现在解放了，你们想再欺压人，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鲍壮的语气里充满了义愤。

“是，是。”穿黑衣服的人连声称是，头都快撞到胸脯上了。

“告诉你，我们就住在这里，你要是再敢来捣乱，莫怪我们不客气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。”鲍壮摆摆手，把穿黑衣服的人撵走了。

那个穿翻毛皮大衣的女人，站在她的门口，又是鞠躬，又是点头地对鲍壮千恩万谢。

从马杰他们住的地方，到那个女人站的地方，总共有二十来米，只看得清轮廓，看不清眉目。马杰真恨不能拿个望远镜过来，望个仔细，望个明白。这样看她，有如月下看风景，迷迷茫茫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倒是给你无穷无尽的猜想。

鲍壮回来了，他气呼呼地对马杰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！和平解放，敌人就这么嚣张。大白天的闯进民宅，欺负民女，这还了

得！”

“那个穿黑衣服的是干啥的？”

“地痞流氓，这里的巡警。”

“穿皮大衣的女人是干啥的？”

“谁知道。听她说，她家掌柜的跑买卖去了，家里就她一个。哎，马营长，她家的房子够宽的，咱们这边住不下，能不能搬几个到她家去住？”

“你是副团长，你决定嘛。”马杰心想，既然是斜对门，不愁没机会碰上这个女人。

“我看可以。等我先找地方上的同志问清这个女人的底细，若没问题，你就带通信员搬过去。”

“我就在这儿，你搬过去吧。”马杰不肯。从打和疯女人的事情发生以后，他不愿意再和女性接触，免得生出些闲言碎语来。

“等副营长回来，问他愿不愿搬过去。反正我是不搬了。”鲍壮的语气很坚决。

马杰有些不解地看着鲍壮。这个鲍副团长，不知是怎么想的。

第二章

世上有很多说不清的事情，有很多说不清的感情。有时候，你碰上一个人，见面说了两句话，你就觉得他可能是你的知音，你愿意和他多说几句。有时候是你很熟悉的人同你交谈，你却有话不愿意说。尤其是和异性接触，这种东西就更加微妙，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

鲍壮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，立即产生了一种朦胧感。他愿意同这个女人多说几句，愿意在她面前多停留一会儿。——这种感觉，也许是下意识的。

当马杰问他愿不愿搬到女人的院里去住时，他却硬着嘴巴说反话：“你去吧，我不搬。”

马杰说：“还是你和副营长搬过去。”

他又坚持了一会儿，才改口说：“也好。咱们这边也住得太挤了。”

女人的身世很快查清了。她真名叫余欣，丈夫是个珠宝商人，姓马。人们习惯地称她为“马夫人”。政治背景，无非是商人，做生意的。

鲍壮和车达带着通信员小朱，搬进了甲08号院。

鲍壮之所以做出不搬的姿态，是因为他觉得刚来三营，脚跟未站稳，而且三营的几个干部，又不是省油的灯，谁知道他们是怎样打算的。他来三营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，不停地在